

# 做好影视评论一件事

韩玉峰



可大可小的《红楼梦》

马三寒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现在有种书，叫“桥梁书”——从图画书向文字书过渡的一类儿童读物。我看，《红楼梦》就是一本很好的继承传统文化的桥梁书。

我建议小学生读《红楼梦》，现在就读，读原文。别读缩写版，好好的一顿大餐，营养被删掉，变成盒饭了。读不原文，没关系，《红楼梦》的读法可大可小。往“大”里读，小学生年纪小，读不懂，可以往“小”里读，把它当成小学生优秀作文来读。

先来说《红楼梦》的“大”。《红楼梦》了不起！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只有《红楼梦》发展成一门学问——红学，每年都要召开世界级的红学研讨会，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大家见面唠嗑，在一起吃饭、打牌、作诗，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然后散了，各回各屋，又聊一阵子，睡了。第二天，来客人了，又是吃饭唠嗑，或者在一起吟诗作对。一谈读者，会觉得无聊。很多人读小说看电影，寻求的是刺激，激烈的矛盾冲突，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提神呢。这些东西，《红楼梦》里都有，但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要有慧眼才行。这就是《红楼梦》的一个厉害之处，因此值得研究。高级的文学作品，平中见奇，含而不露，《红楼梦》就是这样的。

《红楼梦》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大书，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千头万绪，锻炼脑细胞。但是，小学生毕竟还小，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生命运的起伏归宿，我们可以暂时不管，我们只读里面的小故事、小情趣、小片段。

再来说《红楼梦》的“小”。好的长篇小说，可以随意翻开一页就读。小学生只读一页就行，一页是七八百字，就像一篇优秀作文。每天一页，积累起来，了不得呀！平时，我是把《红楼梦》当做案头书的，闲来读一章，收获不小。《红楼梦》距离今天两百多年，我看语言比四百多年前的《西游记》原文好懂。

在一次课堂上，我从《红楼梦》第四十回中选取八百字的片段，请中高年级小学生读一读，看他们能读出什么来。这段写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饭桌上的一个片段。刘姥姥是个农村老太太、贾府的穷亲戚，到贾府串门，想讨要点穿用和银两。我请同学们详读刘姥姥作完诗大家哄堂大笑的场面。这里一共写了八个人笑的样子，描写每个人仅用十字左右，却贴着人物写，一人一个样儿。即使你不了解他们的特点，仅读这十几个字，联系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也会理解个八九不离十。

史湘云反应最快，笑得最狠，“一口饭都喷了出来”，直爽外向的脾气。《红楼梦》写史湘云出场，没按常规写她的外貌，而是说她“大说大笑”地走了过来，和她一听笑话，就第一个喷饭，完全一致；林黛玉“笑岔了气”，身体的虚弱，性格的娇气，都有了；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谁敢随便往贾母怀里滚呀？仅七个字，随意、自由、备受宠爱的特点，就出来了。这些人里，属贾母控制得当，她还能说话呢，“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慈爱、沉稳，跃然纸上。王夫人、薛姨妈、探春、惜春，不一而足，课堂上，学生基本都分析得差不离。大人要相信孩子的智慧，孩子们也要肯动脑，有自信。

我又引导同学们往深处想：“刘姥姥知不知道凤姐儿让她作诗是在耍笑她？”书中没说，但是根据“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的自嘲诗推断，她是知道的，无非就是给大家取个乐子，目的是让贾母开心、凤姐儿高兴，自己也得到更多的施舍。我佩服刘姥姥！她是个高智商、高情商的人，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她用尽了搞笑的才能，吃鸽子蛋“满碗里闹了好一阵子”，又是一个欢乐的高潮。

我又问同学们：“透过这个片段，你觉得贾府平时的生活快乐吗？”许多同学马上就作出结论，不快乐！有学生说：“贾府这些人，笑点太低，这么点儿事就把他们逗成这样，平时肯定没什么可笑的。”贾府有钱，却买不来快乐。

仅仅八百字，人物特点、社会经验、大户人家的苦闷，全读出来了。我只是提出一些问题，供同学们思考，孩子们就顺藤摸瓜，深入文本，读出了含而不露的东西。其实，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讲故事，无论它多么经典。既然是故事，谁都能读。小学生与其追逐流行童书，不如深耕经典好书。

有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挺合我的想法。这副对联好在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读好书，写好文，做好人”，也是这个意思。《红楼梦》是一本好书，有生动故事，有鲜活人物，有传统文化，耐心读，可以读一辈子的。



刘姥姥进大观园 李稳进绘

经典漫谈 (7)

有评论文章发表。

在评论山西电视剧的基础上，我积累资料，艰辛创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两部影视艺术的书，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列入重点图书予以扶持。一部是2020年5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电影文学史》，46万字，当时的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文化学者，理论评论家杜学文作序《一笔良心文字 一部拓荒之作》，书出版后在业界引起反响，《太原晚报》连载，《太原文化》选登，两次获奖。

现在我已经创作完成了《山西电影文学史》的姊妹篇——《山西电视剧艺术史》，正待出版，全书约60万字，评析了105部电视剧作品，包括革命题材电视剧、历史和现实题材电视剧、晋商题材电视剧、农村题材电视剧，以及戏曲电视剧，附录卷收集了17项重要的影视资料，如山西电视剧在全国各大电视艺术评奖中的获奖作品名录，山西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和制作人（出品人）介绍等，收集不易，十分珍贵。

我现在正在创作山西影视三部曲的第三部《山西电视文艺史》，包括电视文艺栏目、电视文艺晚会、电视文艺节目、电视音乐片、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等，现已完成几万字，年内可脱稿。

我的文艺评论实践告诉我一个道理，人生有涯，生命有限，一个人在从事的工作中不能贪多求全，必须学会舍弃，有所为，有所不为，方有可为，也许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山西文化学者介子平有文章《一个人只能完成分内之事》可谓真知灼见，他说：“人生短暂，流年匆匆去，浩瀚宇宙间，人不过沧海之一粟”，“一个人只能完成分内之事”。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这个人就是“专家”。“专家”并不好当，就看你会不会“专”了。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创新晋阳文化》等。

此后，我的文艺评论从文学领域转到艺术的各个门类，包括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电视，以及书法、绘画、摄影等。世上有这样的评论全面手吗？也许有，反正我不是。这就促使我由全面转向专一，那就是影视。

在影视领域，我参与了有关山西影视艺术发展的多项工作，包括制定影视创作规划、研讨影视剧本、组织影视艺术评奖、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山西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调研活动等。

2003年，我同省委宣传部调研室副主任和悦同志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课题组的名义到山西电影制片厂调研，写出《以精品生产开拓电影市场》的调研报告，收入山西省委宣传部编的《山西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调研报告选编（2003·11）》。我写的《建构中国电影的精品意识——从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暖春〉〈暖情〉谈起》发表在2004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写的《异军突起的山西电影制片厂》发表在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杂志2005年第12期。

在山西电影制片厂成立50周年时，主编了书名为《银幕记忆——山西电影制片厂50年》的纪念文集（王向英副主编）。同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赵小萍一起制定了山西革命题材电视剧创作和生产计划，包括20部200集的计划，今已超额完成。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同省视协于1986年和1990年两次召开全国革命史电视剧创作研讨会和全国电视艺术美学讨论会，从理论上和艺术上探讨革命题材电视剧创作问题。

1983年，华而实等编剧、孙伟导演、孙飞鹏（饰陈康）领衔主演等、山西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上党战役》，是全国第一部革命题材电视剧，播出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带动了全国革命史电视剧创作的兴起。山西创作、出品了一系列优秀电视剧，如《生死之恋》《红军东征》《大敌当前》《黄河在咆哮》《八路军》《吕梁英雄传》《忻口战役》等。在这些作品的创作、生产中，或参加剧本研讨，或进行评论，做了不少工作。对山西创作、出品的《新星》《乔家大院》《走西口》的宣传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每一部电视剧我都

我的文艺评论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从文学评论起步，80年代任职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评论工作是承担的责任，21世纪转型，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作品评论。

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1957年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写的。我当时担任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通讯员，评论过该社出版的《谈创作》一书，题为《向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们推荐一本好书——〈谈创作〉》，发表在《出版工作》1959年第8期。《谈创作》收了马烽、束为、贾克、孙谦、高鲁等5位作家写的有关创作的6篇文章。我觉得这本书通俗易懂，联系实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文学创作的一般知识，好似一本普及版的文学概论，是值得向广大爱好文学创作的青年推荐的一本好书。我当时是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马烽、束为等也就是30多岁的青年作家，但已经是当时文学青年们崇拜的偶像。

我的评论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由于工作关系，同省作家协会的作家接触较多，也就更多关注山西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如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等，以及后来的中青年作家，张平、柯云路、李骏虎等。有的写成书，大都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后来集成《山西文谭百篇》一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

20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先当干事，后任处长。文艺处作为省委宣传部的业务处室之一，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负责对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负责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业务联系，这就必须掌握文艺动向，了解文艺倾向，引导文艺工作者坚持党的文艺路线，繁荣文艺创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那一时期我的评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文章，写了如《历史光辉与现实意义——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1周年》《学习〈在延安文



图①为电视剧《走西口》剧照  
图②为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剧照  
图③为电视剧《乔家大院》剧照

## 大地深处凝结诗思

——《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的抒情底色

董晓可

努力的尽头是美好

榆木

对于重大事件和重要时刻，我不用来标记在回忆的大海。比如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如果别人问起我哪一年结婚的，我记不起具体的时间，但我记得，那时我正在井下东翼采最后一个采面的煤；如果有人问起我儿子是哪一年出生的，我脑子里的瞬间反应是在井下西翼布置第一个掘进工作面；小女儿出生的时候，二盘区水仓建成了，我正在水仓里清煤泥。我用井下的巷道来标记我人生的重要时刻。

我记不清楚写下第一首煤矿诗歌的时候是哪一年，是2015年末还是2016年初？但我能清楚地记得，那阵子整整一个夜班都在抬开关、拖电缆。下夜班洗完澡后赶紧跑回宿舍爬上床上写，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继续写，直到一首诗歌完成才敢踏实地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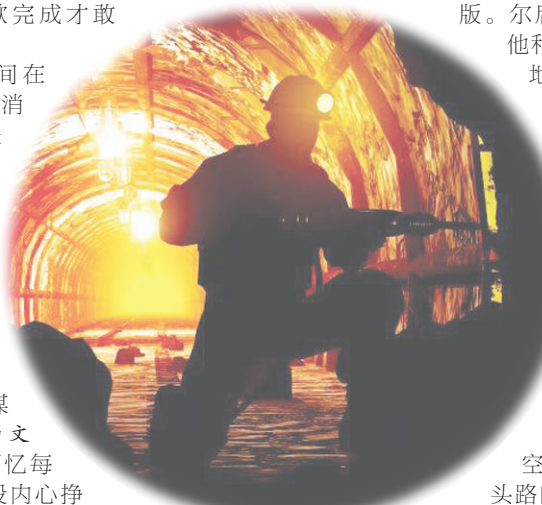
我经历的时间在记忆里象征性地消失，而这样的消失也是“我”的消失。因为在井下没有时间概念，我才会更加安心地待在矿洞里，不急不升井或者焦虑不满，而是真正融进每一条黑乎乎的巷道，融进每一块黑乎乎的煤里。在整理诗集《我在矿洞收集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的时候，我一边回忆每一首诗歌写作时的情景，一边热泪盈眶，那段内心挣扎却又满足的岁月再也回不去了。

时间就是一组数字，可以放进过去痛苦、怨恨、孤独、绝望，放进去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但到最后给人带来的却是欣慰。我想希望的尽头也许是绝望，但绝望的尽头会遇见美好。

现在这本诗集就在我的面前，我却不忍心再次翻看它，不忍心读其中的任何一首诗歌，哪怕是一首诗歌里的一行诗句，或者是一行诗句里的一粒汉字，都没勇气读出来，我害怕会忽然唤醒消失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本诗集到底能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收获？但我一定不想让他们知道，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我把每一首诗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首诗在写。因为，我曾问自己，如果明天下井不会再上来，那么今天的这首诗歌我会写什么？我曾经告诉自己，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它们会经历应该经历的一切，而我只是它们的一个旁观者，我早已跟它们妥协了。我也曾告诉自己，祝愿它们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每个人都无法避免遭受苦难挫折，那么索性就让我们拥抱它吧，坦然接受世事的无常，相信世间还有真实的美好！



山西青年诗人榆木是一名常年于矿井巷道里掘进的“90后”矿工。在夜以继日的漆黑环境中，有一天，他突然有了对生命的思考，对精神世界的探寻，于是便拿起了笔，写下一句句诗行。这一写，便是五年。后来，作为基层“草根”的他，怀着忐忑心情，将厚厚诗稿寄往北京，成功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并以《余生清白》命名，出版。尔后，在自媒体的大浪淘沙下，他和他的诗歌被一再推出，传奇地制造了诸多“10万+”，成为引人瞩目的存在。去年10月，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45位新会员代表之一，赴京参加“作家活动周”活动……但他并未陶醉于此，而是继续静心省思，年初，又推出数年时间打磨的新诗集《我在矿洞收集星光》（太白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诗集包括“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井下，风是不走回头路的”“煤矿工人的一天”“乌鸦十八章”等10个部分115首诗。从内容来看，不仅涵盖了诗人对于煤矿工人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还以此作为情感基石，延展为更加广阔的源于芸芸众生的爱与痛、诗与思。如果说，数年前诗人在凝眸矿山与矿山上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带着不可抑制的情感与近乎虔诚的忏悔，那么在数年后，诗人已真正意义上融入了黑暗，将矿山、巷道、采煤机、变电站，以及矿洞中的一切生灵，作为其深邃诗思与绚烂诗境的根本承载。

作家聂尔说，榆木的诗“带有大地的力量和沉重，这些诗行本身就来自大地的深处”。是的，这聚有着十年井下工作经历的诗人，在一点点凝聚着大地深处的生之重与托举希冀之力。在《夜班》《井下的风》《爸爸，别下井》《煤矿工人的一天》《写给我的矿工兄弟们》等诗歌中，有矿洞里的繁重劳作与孤独，有自身存在需求与生离死

别的伤痛，更有柔弱生命的呐喊、亲人挂念的爱意，以及真与美的人世呼唤，这是其诗歌中暖人心扉的温情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活是艰难、沉重的，而如何从冷酷的生活冰山下，发掘出慰藉人心的温暖力量，显得至关重要。在“每向前走一步，黑暗就多一寸”的矿洞里，榆木将矿山上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命运，作为其抒情的精神底色，并因其诗境负载之重、感情之真，而显得深切、厚重。

在诗歌的王国里，遍布跋涉者的足迹。不同于众多诗人天地间的行走与思索，榆木的跋涉源自矿洞深处，这使其诗境隐秘而深邃。这种独特的质素，让《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的百余首诗充盈着内在秩序感与敬畏性。在此，诗人榆木以矿洞里的亲情、爱情为向度，以人间温情与生命哲思为观照，调动每一粒深埋汉字的抒情力量，点亮每一盏行将枯萎的心灯。无论是“井下，风是不走回头路的”“煤矿工人的一天”等现实题材的直面，抑或“一瓶可乐的空间叙事”“乌鸦十八章”等富有灵性的空灵世界，诗人始终植根于大地、立足于人间，以饱含热度的情感与孜孜不倦的突进，将内心的痛苦、孤独、绝望、渴望、祝福、爱意，与每一个善良、淳朴的灵魂融为一体，以期抵达俗世人间凡俗个体心灵世界的安放。这种笃深的诗思交汇，不单需要一种基于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更需要一种基于人性与艺术之真的“心灵的定力”。

榆木的诗，以矿洞为起点，在诗歌的矿洞中不断地跋涉、掘进，于夜深人静之时，凝神观照，静思冥想，以求抵达更为丰美的诗歌远方。

绝域出大美，矿洞里自然也有其深邃的诗思，因为这里是大地的情怀，有着朴通的大地心跳，有着孤独者的思索，有着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我愿意榆木以此作为起点，在诗歌的矿洞中不断地跋涉、掘进，于夜深人静之时，凝神观照，静思冥想，以求抵达更为丰美的诗歌远方。